

世界文學全集 71

酒店

左拉 著 宋碧雲 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世界文學全集
藏書章

酒店

左 拉 著
宋碧雲 譯

— 遠景精選版 —

酒 店

世界文學全集 R^㉑

著者	左							拉
譯者	宋					碧		雲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	出版	事業	公司				司
	台北	郵局	36—575	號	信	箱		
	郵撥	102221						
發行所	遠景	出版	事業	公司				
	台北市	光復南路	260巷	51-2	號			
	電話	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	新生南路	三段	92	號			
	電話	394—1960						
印刷所	其	宗	印	刷	廠			
	台北市	環河南街	二段	113巷	7弄	16	號	
定價	新台幣	120元		港幣	20元			
初版	中華民國	70年	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序言

「盧貢·馬加爾家族傳」(Les Rougon-Macquart)係由二十部左右的小說所構成。自從一八六九年以來，全部的寫作計劃便醞釀成熟，而我即刻以異常的熱忱，照着目標寫下來。現在適逢「酒店」(L'Assommoir)的順序，我也像其餘的作品一樣，在預定的構想上，有條不紊地完成了它。它給予我極大的衝擊，使我朝着理想挺進。

當「酒店」在報紙刊載時，曾遭受到無比惡意的攻擊，被宣示承擔一切的罪過。在此，我沒有說明寫作意圖的必要麼？其實，我想描述的，乃是一個工人家庭致命的淪落，而這個工人家庭便居住在我們城市中有毒菌般的環境。他們耽迷於爛醉和淫逸之後，造成了家族關係的解體、男女行為的墮落，和廉恥心理的日漸喪失，而其結局便是走向恥辱和死亡，這乃是我們現實界的道德。

• 酒店 •

「酒店」的確是我作品中最純潔的小說，我不得不經常觸及到那些頗足驚駭的痛處。光是小說的形式，便使人愕然了。大家對於我的語言表示憤慨，若說我有罪過，我的罪過不過是好奇地蒐集了大眾的俚語，而將其注入於一個苦心考究的模式裏去，啊！形式，這便是極大的罪過！可是，這種俚語不但有辭典可以查尋，而且也有文人在研究它，在享受它的辛辣、它的偶發妙趣，以及它的意象力量。它對於那些喜好穿鑿的語言學者們，倒是一道好菜。然而，我的用意，祇是

• 1 •

想做一種文獻上的工作（我相信它有歷史上及社會上的旨趣），關於這一點，可惜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

我不想再爲個人辯護，因爲我的作品是最好的說明。它是真實的見證，是關乎大眾的第一部小說，它沒有欺誑，它具有一種大眾的氣息。其實，我所描寫的人物並不壞，他們不過是因爲粗劣的工作及其悲慘的生活，才造成了無知與腐敗，所以這不應當歸結到全體民衆都是壞的。倒是某些人在未做那種怪誕可憎的批判（圍繞着我的人格與作品）之前，應該好好地研讀我的小說、了解我的小說、明晰地觀察我的小說的全貌。啊！假使人們明白：我的朋友是如何地嗤笑那些媚俗的消遣故事，假使人們知道一個冷酷的人、一個嚴厲的小說家，又如何是一個欽敬的市民、如何是一個有學問和藝術修養的人，以及這人又是如何在他的角落裏明智地生活着，他唯一的意圖，乃在於留下嘔心瀝血而傳世不朽的作品來……等等的話。我不想打消任何一部小說的計劃，我將繼續工作下去，祇有等待時機，等待衆人的真忱將我從那些讒言詈語中發掘出來。

愛彌兒·左拉 巴黎 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



雪維絲熬到凌晨兩點，等蘭蒂爾回來。她穿着內衣在窗口吹冷風，直打哆嗦，這時候終於倒在床上，發着燒睡去，雙頰沾滿淚珠。最近這一個禮拜，他們每天一走出平日用餐的「雙頭小牛」飯館，他就叫她和孩子們回家睡覺，自己直到半夜才回來，說他在外面找工作。今天晚上她在窗邊等他，彷彿看到他走進「大露台」舞廳，舞廳十個燦爛的櫥窗在漆黑的林蔭外道上映出一條火光，她還看見和他們在同一家飯店用餐的少女磨光師阿黛和他相隔五六步，雙手下垂，似乎剛放開他的手膀子，免得大家看見他們一起出現在門口的強光下。

雪維絲五點醒來，身體又僵又痛，突然淚如泉湧。他第一次通宵不回家。她坐在床上，頭上有一頂褪色的印花破天篷，由一根竹竿吊着，用細繩綁在天花板上。她以模糊的淚眼打量可憐兮兮的房間，打量少了一個抽屜的胡桃木五斗櫃，三張藤椅，和那張油污斑斑、上面放一個破水罐的小桌子。孩子們另有一張鐵床，擋住五斗櫃，佔據了三分之二的空間。他們的皮箱敞開放在牆角，箱底只有他的一頂舊帽，擱在襯衫和襪子下面。屋裏的幾張椅背上搭着一條有洞的披肩，一條沾了泥巴的長褲，是舊衣商不肯要的僅存衣物。在壁爐面板的中央，兩個不成對的鋅製燭台之間，有一捆玫瑰紅的當票。這是本旅店最好的房間，亦即面對林蔭大道的二樓前廂。

兩個孩子並躺一具枕頭，睡得正香呢。八歲的克勞德呼吸和緩，小手伸到衣服外面，四歲的艾亨納面帶笑容，一隻手臂摟着他哥哥的頸子。母親含淚看看他們，忍不住又哭出來，連忙用手帕搗住嘴巴，強壓住泣嚔。她忘了再穿拖鞋，赤腳走到窗邊，再度探身守夜，沿路面眺望遠方。

這家旅館在禮拜堂大道上，位在魚販門左側，是一棟眼看要倒塌的三層樓，隨隨便便漆成紫色，百葉窗破破爛爛，被雨水泡得發潮。一個玻璃破燈籠上方有「邦克爾旅店，店主馬索利兒」的字樣，用大黃漆寫在兩扇窗戶中間，有些地方灰泥被濕氣腐蝕，字跡也掉了一部分。雪維絲看到那個燈籠就心煩，所以她挺起身子，仍然用手帕掩着嘴巴。她看看右方的羅許查特大道，屠夫穿着血跡斑斑的圍裙，成羣站在屠宰房前面，和風不時送來動物屍體的辛辣臭味。她的眼睛向左望，順着一條大街移動，最後盯着對面興建中的拉瑞柏西爾醫院的白色大樓，她的目光順着地平線這端到地平線那端的市稅區城牆慢慢流轉；晚上她偶爾會聽見牆背傳來人犯處死的尖叫聲。現在她盯着僻靜和黑暗的角落，黑黝黝充滿濕氣和廢物，唯恐看見蘭蒂爾的屍體躺在那兒，肚子被人捅了一刀。她抬起眼睛，望向廢墟帶一般圍着城市的長灰牆彼側，看到一股巨光——一道已充滿巴黎晨間騷亂的黎明金光。但是她繼續往魚販門那邊看去，伸長了頸子，頭暈眼花望着市稅區兩個關卡間流出的人潮，無盡的人羣、馬羣和車子由蒙特馬屈和禮拜堂高地流下來。宛如牛羣奔走，每次交通突然阻塞，羣衆便散列在鐵路四週，綿綿不斷的工人行列，背上扛着工具袋，腋下夾着大塊的麵包，大家不斷流入巴黎，不斷被大城市吸收。雪維絲以爲這些人潮中可以找到蘭蒂爾，身子進一步往前探，甘冒墜地的危險，然後更用力將手帕搗著嘴巴，似乎想堵住她內心的悲

痛。

聽到一個年輕人快活的聲音，她由窗口回過頭來。

「蘭蒂爾太太，戶長不在家囉？」

「不，他不在，庫柏先生，」她儘量報以微笑。

他是一名蓋屋頂的工人，住在頂樓一間租金十法郎的屋子裏。工具袋扛在背上。他看見門上的鑰匙，往屋裏瞧瞧，顯得很友善。

「妳知道，目前我在那邊的醫院做工。以迷人的五月來說，妳覺得這種天氣如何？今天早上有點冷，對不對？」

他看看她含淚的面孔。發現床鋪沒有人睡過，他輕輕搖搖頭，然後走到孩子們睡覺的床邊，小臉蛋紅撲撲的，像天使一般可愛。他柔聲說：

「哎，哎，妳丈夫的行爲不檢，對不對？……沒關係，妳別太難過，蘭蒂爾太太。他熱心參與政治。前幾天，大家投票支持尤金·蘇，那人看樣子還不錯嘛，他却氣得發瘋。也許他和幾個伙伴通宵聚會，大談拿破崙那個雜種。」

她勉強呢喃道：「不，不，不是你想像的那回事。我知道蘭蒂爾在什麼地方。上帝保佑你，我們和別人一樣，各有各的浮沉興衰。」

庫柏眨眨眼表示他没上當，又說她如果不想出去，他願意替她拿牛奶；她是勇敢的好女人，她若有困難，隨時可以找他，說完就走了。他一走開，她又回到窗口的位置。

冷冽的清晨，人羣繼續通過關卡。你看藍色的工裝就知道是鎖匠，看白夾克就知道是泥水匠，看外套底下露出長罩衫就知道是油漆匠。遠遠看去，羣衆顯出一片勻整、沒有特徵的灰泥巴——由褪色的藍和污濁的灰構成的中性色調。偶爾有工人停下來點煙，別人逕自由他身邊繞過去，沒有一絲笑容，也不和同伴講話，鐵青的臉孔全部面向巴黎，從魚販郊區的孔道一一被巴黎吞噬。不過有人在魚販街的兩個角落放慢步子，停在兩家酒吧門前，酒吧已經開門了，他們在人行道上遲疑片刻，眼睛斜睨巴黎這邊，手臂掄來掄去，恨不能偷懶一天，最後終於走進酒吧。吧台邊有人已三五成羣輪番請酒，在店內徘徊，補上吧台邊的位置，吐口水，咳嗽，用火酒清喉嚨。

雪維絲一直盯着轉角的老克倫貝酒吧，她自以爲看到蘭蒂爾了，這時候一個穿圍裙、沒戴帽子的胖女人在大路中間喊她。

「我說，蘭蒂爾太太，妳起得真早！」

雪維絲探頭出去。

「噢，是妳呀，布許太太！……噢，是的，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啊，工作不會自己完成，總得動手做，對不對？」

於是窗口和人行道之間展開一場對話。布許太太是「雙頭小牛」飯館那棟大樓的門房，飯館在樓下，雪維絲有時候在她的門房小屋等蘭蒂爾，免得一個人坐在餐檯邊，身邊圍滿用餐的男人。門房解釋說，她正要到煤販街去，趁一個裁縫還在睡覺的時候去找他，因爲她丈夫要不同那傢伙正在修補的一件外套。然後她談起一個房客昨晚帶女人回家，鬧到凌晨三點，害大家都不能睡。

覺。但是她一邊閒聊，一邊用好奇的眼神打量雪維絲，彷彿她來到窗前，唯一的理由就是探查究竟。

「那麼蘭蒂爾先生還在睡覺囉？」她突然問道。

「是的，他没醒，」雪維絲說着，不禁滿面通紅。

布許太太看到她眼裏浮現的淚光，並未消除疑慮，轉身要走，同時罵天下男人都是懶蟲。但是她又折回來大聲說：

「今天是你上洗衣房的日子，對不對？我也有東西要洗，我替你在我隔壁留一個空位，我們好好談談。」

接着，彷彿突然心生同情。

「可憐的心肝，你最好不要老站在那兒，你會生病的……你臉色發青！」

但是雪維絲又在窗口呆了兩個鐘頭，直守到八點。店舖開了，由高地下來的工人潮已經流盡；現在只有幾個落後的人匆匆通過關卡。剛才那些人還站在酒吧裏，喝酒、咳嗽、吐痰。男工走完，女工們來了——磨光師、製衣匠、花匠，穿着薄薄的衣裳縮成一團，三三兩兩沿着林蔭外道拍達拍達走着，有說有笑，眼睛不時四處偷瞟。偶爾有一個落單的人，消瘦，蒼白，滿面愁容，緊貼着市稅區的城牆，避開一灘灘泥濘。接着辦公室的員工一一走過，邊走邊吹手指，嘴巴嚼食廉價的麵包捲；有穿着小一號西裝、眼皮沉重、睡眼惺忪的年輕人，也有脚步拖拖拉拉、因長年坐辦公桌而面帶蒼白倦容、盯着手錶來更正速度的小老頭。最後林蔭大道終於恢復平靜的晨景；

當地的富人在陽光下散步；母親們沒戴帽子，穿着髒衣裙，一面搖嬰兒，一面爲他們換尿布；還有一大羣面孔髒兮兮的小孩在地上玩，尖叫、大笑、哭喊。雪維絲覺得透不過氣來，焦慮得發昏，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似乎什麼都完了，這是終點，蘭蒂爾永遠不回來了。她的目光失神地由發黑發臭的屠宰房轉到嶄新、僵立的醫院，隔着一排排窗孔，可以看見死神要揮刀的空病房。對面的市稅區城牆後方，陽光在清醒的大巴黎頂端升起，照得她眼花撩亂。

蘭蒂爾安安詳詳逛進屋子，她還垂着雙手坐在椅子上，眼淚已經刹住了。

「是你！是你！」她驚呼兩聲，想投進他的懷抱。

「是啊，是我，怎麼？妳不會又來妳那一套廢話吧，妳？」

他一把推開她，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把他的黑氈帽扔到五斗櫃頂端。他今年二十六歲，個子小小的，黝黑而英俊，留着一副小鬍子，他習慣伸手去擰它。他身穿一件工人裝，一件腰部改窄的髒破外套，說話帶着強烈的南方口音。

雪維絲跌坐在剛才的椅子上，以不連貫的措辭低聲悲嘆！

「我一夜沒閤眼……我以爲你被人毒打一頓……你上哪兒去了？你在哪裏過夜？噢，老天！別再那樣，我會發瘋的。奧古斯特，告訴我，你上哪兒去了？」

他聳聳肩。「辦我自己的事情呀，幹什麼？八點鐘我到冰穴區我那位朋友家，就是要開帽子工廠的那一位。我坐到很晚，我想還是在那邊過夜好了……而且我不喜歡人家刺探我的事情，所以妳少管我！」

她又哭了。大聲的交談，蘭蒂爾弄倒椅子的暴烈動作，把孩子們吵醒了。他們坐起來，半裸着身子，用小手掠掠頭髮，聽見母親哭聲，他們發出可怕的哀嗥，眼睛幾乎還沒有睜開，就跟着哭了。

「噢，音樂來囉！」蘭蒂爾氣沖沖咆哮道。「我警告妳，我馬上走，這次永遠不回來。閉嘴好不好？好吧，那就哭吧，我回剛才那個地方去。」

他已經拿起五斗櫃上的帽子。但是雪維絲撲向他。

「不，不！」

她吻去孩子們臉上的淚珠，親吻他們的頭髮，軟語要他們安靜。他們立刻靜下來，你捏我把，我捏你一把，在枕頭上咯咯地笑。這時候他們的父親一躍上床，連靴子都不脫，他看來好疲倦，一夜沒睡，臉上滿是污痕。他不睡覺，却睜着一雙大眼睛躺着，打量屋裏的情形。

「我們這裏可真是好地方！」他咕嚕道。

然後看了雪維絲一眼，惡狠狠說：

「我猜妳現在臉都不洗了吧？」

雪維絲年方二十二歲，身材很瘦，苗條的體態已顯出飽受生活蹂躪的痕跡。頭髮沒梳，腳穿拖鞋，身穿一件沾滿灰塵和傢俱污斑的白睡衣，冷得發抖，流淚和焦慮的時光彷彿害她蒼老了十歲。聽了蘭蒂爾的話，她怯生生聽天由命的態度一掃而空。

她抗議說：「你太不公平。你明明知道我盡了全力。我們落到這步田地，不能怪我……我真

想看看你帶着兩個小孩呆在一間屋子裏，連個燒水的火爐都沒有是什麼滋味。我們到巴黎來，你該守諾言給我們找一個住的地方，不該零零碎碎把錢花掉。」

他大叫說：「噢，我就喜歡這樣子！妳跟我都花了那筆積蓄，如今再來瞧不起我們享受過的樂趣，也推卸不了責任。」

她好像沒聽見他的話，繼續往下說。

「我們憑一點膽量，畢竟還可以撐下去……昨天晚上我去見福康尼爾太太——她在新街開洗染店——她下星期一開始雇我做工。你如果跟那位冰穴區的朋友合作，我們不出六個月就可以脫離破產的困境，到時候我們再買些衣服，找個像家的地方……噢，這當然得工作，工作，工作。」

蘭蒂爾一臉厭煩，把面孔轉向牆壁，雪維絲不禁光火了。

「噢，是的，我們都知道你不想做事。但是你野心大得很，你想打扮得十全十美，跟穿着絲裙的婊子鬼混！現在你害我當光了所有的衣裳，嫌我不够漂亮了，是不是？聽好，奧古斯特，我本來不想談，我想再等一段時間，但是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在哪兒過夜。我看見你跟阿黛那個母狗一起走進『大露台』舞廳。你真會選人，不是嗎？她很漂亮，真的！她有錢像公主一樣擺架子……她陪全飯館的男人睡過覺。」

蘭蒂爾從床上一躍而起。他的眼睛在蒼白的面孔中黑得像墨汁似的。他個子很小，發起火來却比得上颱風。

她又說：「是的，是的，陪全飯館的男人睡過覺！布許太太要把她和她那個瘦皮猴姐妹趕出去，因為樓梯上老有男人大排長龍。」

他舉起雙拳，却終於忍住沒打她，只抓住她的手膀子，用力搖撼，把她扔到孩子們床上，這一來他們又大哭大喊。他回床上躺着，彷彿猶豫很久才下定決心，喃喃說道：

「雪維絲，妳不明白妳剛剛做了什麼好事。妳會發覺自己犯了大錯。」

孩子們繼續哭了一會。他們的母親在床前俯身摟住他們，以單調的口音反覆說了二十次：

「噢，可憐的孩子，要不是爲了你們……要不是爲了你們……要不是爲了你們！」

蘭蒂爾靜靜躺在床上，盯着褪色的印花棉布帳子，不再理他們，一心一意想心事。他這樣躺了將近一個鐘頭，眼睛雖然疲乏而沉重，却没有睡着。等他懷着一臉嚴苛而堅定的表情翻身，雪維絲快要將房間打掃好了，已經叫孩子們起床穿衣服，正在整理他們的床鋪。他望着她掃地、揮傢俱，但是屋裏還是暗濛濛又慘兮兮的，天花板很髒，壁紙受潮剝落，三把椅子和那張五斗櫃都搖搖欲倒，污垢緊黏在上面，揮帚一揮，只是讓污痕散開罷了。這時候她對着蘭蒂爾用來剃鬚的窗前小圓鏡夾好頭髮，正在漱洗，他似乎在打量她光光的手臂和頸子，以及身上其它裸露的部位，彷彿在內心做一比較。他的嘴唇浮出厭惡的弧線。雪維絲右腳微跛，不過除非她很累，動作笨笨的，否則看不出來。昨晚苦熬了一夜，今天早上她累得半死，脚步拖拖拉拉，走路扶着牆壁。他們沉默良久，沒有再說話。他似乎正等待某一件事情發生。她吞下滿腹痛苦，忙來忙去，儘量顯出不關心的樣子。她正把牆角皮箱後面的髒衣服紮成一捆，他終於開口說：

「妳要幹什麼？妳要去哪裏？」

她沒有立刻答腔。等他氣沖沖再問一遍，她才拿定主意。

「你明明看見了嘛。我要去洗這些……孩子們不能髒兮兮過日子。」

他任由她拿起兩三條手帕，又停了一會才說：

「有沒有錢？」

她一聽，馬上直起身子，盯着他的眼睛，手上還拿着小孩的髒衣服。

「錢？你想我到什麼地方去弄錢？你知道前天我當了那件黑裙子，拿到三法郎。我們靠那筆錢吃了兩餐，煮好的肉一下子就吃光了。不，我當然沒錢。我有四蘇錢（譯註：一蘇等於五生丁，亦即二十分之一法郎），要付洗衣房的費用……我不像某些女人賺那種錢。」

他不談這個題目，下床查看房間裏散列的幾件破衣服。最後他扯下長褲和披肩，又打開抽屜，拿出一件睡衣和兩件女人的內衣，然後丟進雪維絲懷裏。

「喏，拿去當。」

她問他，「要不要我連孩子也當掉？他們若肯拿孩子當抵押，借你幾文錢，可真替你拔去眼中釘！」

不過，她還是上當舖去了。半個鐘頭後回來，把一枚五法郎的硬幣放在壁爐面板上，當票擱在兩支燭台間的那疊當票堆裏。

「他們只給我這個數目。我要六法郎，結果不成功。噢，他們永遠不會破產，而且你隨時發

現很多人上當舖。」

蘭蒂爾並未馬上拿走那五法郎。他要她去換零錢，好留一點給她用。但是他看到五斗櫃上還剩下一點火腿肉用紙包着，又有一小截吃剩的麵包，便拿定主意偷偷把硬幣塞進背心的口袋裏。她解釋說：「我不上牛奶店，因為我們欠了她一星期的奶錢。但是我不會走太久，我出門的時候，你可以去買些麵包和煮好的肉片，我們吃頓午餐……噢，順便帶一瓶酒回來。」

他沒有拒絕。屋裏似乎恢復了平靜。她繼續收拾那細髒衣服。但是她由箱底拿出蘭蒂爾的襯衫和襪子的時候，他叫她不要動那些東西。

「別動我的東西，聽到沒有！我不准！」

她站起來說：「你不准什麼？你不會想穿這些髒衣服吧？得洗一洗。」

她焦急地望着他，看見他英俊的臉上還是那副嚴苛的表情，似乎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軟化。他發脾氣了，一把搶過她手上的東西，扔回皮箱裏。

「老天！照我的話做一次！我已經說過不准了！」

「爲什麼？」她臉色發白，心中浮現可怕的疑慮。「你現在在用不着這些襯衫，你又不出遠門……我拿走有什麼關係？」

他遲疑片刻，被她熾熱搜索的目光弄得六神無主。

「爲什麼？爲什麼？噢……當然是因為妳會到處告狀，說妳承攬洗衣和縫補的工作來養我。」

噢，我不喜歡這樣，明白吧？妳管妳的事情，我管我的……洗衣婦不會白白做工的。」